

序

從台灣的文學年鑑 到台灣文學的年鑑

總編輯

彭瑞金

2003年台灣文學年鑑，仍然由我們靜宜大學組成的文學年鑑執行製作團隊負責編製，這是靜宜團隊第三次承辦這項台灣文學界眾所矚目的大事。「台灣文學年鑑」是整體台灣文學界一年來努力打拚的總成果，是文學歷史的記錄。我們在編製的過程裡，深切感受到這項被期待的壓力，也從未或忘於這樣的自我期許。

「台灣文學年鑑」的編製，已經薄有歷史，業已累積了一定程度的足供後來者師範的經驗，讓年鑑的編製者有繼踵的軌跡可尋，但仍不必諱言的，距離「台灣文學年鑑學」的建構，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。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台灣文學獨特的時空發展條件、背景，讓我們停留在為「台灣文學」命名、定義的階段，舊有歷史沒有解決的紛爭。「年鑑」的編製者，似乎無由抗拒歷史丟下來的十字架，因為「年鑑」是歷史，「年鑑」編製者不能創造、扭曲歷史，要強迫自己客觀接受歷史的事實。另一方面，「年鑑」的編製，肯定是科學的。科學的年鑑編製，才能形成真正的「年鑑學」。科學的年鑑學不僅需要科學的方法，也需要科學的配備和人力

配置。年鑑編製的前置作業，就是文學觀察，年鑑的編製悉依觀察的記錄時，它就貼近歷史的本質了。

這好比天文台，要記錄天文景象，要設有職有專司的天文觀測人員，根據觀測結果寫記錄。氣象台，也要有分門負責的氣象觀察人員，利用他們的設備和專業素養，記錄天候的變化，寫出氣象變化的記錄，作為氣象年鑑的寫作素材。「文學年鑑」的製成，又如何能夠例外？它應該扮演的「文學守候」的任務，負責看守一年的文學。靜宜年鑑編製團隊在2001年接辦年鑑編製任務之初，即曾經擬妥一份類此十面埋伏的蒐集資料的編製策略。分成「文學思潮發展」、「文學創作生態（環境）觀察」、「文學創作及發表情形」、「作家動態」、「文學出版」、「文學活動」、「文學研究」、「文學教育」、「文學傳播」、「與他項藝文活動之互動及其他」等十個面向去觀察一年間的台灣文學，再依據觀察記錄一年的文學現象，依一定的體例編製成年鑑。

我們雖然認為這樣的十個面向去觀察整體的文學活動，已是力求周遍的作

法，但絕不敢自詡為萬無一失的周全，我們認為剩下的只是方法的問題，大原則是正確的，方法可以修正、可以精益求精。譬如「文學創作和發表」和「文學出版」，都還可以精細到分文類去蒐尋。事實上，「年鑑」的編製配備不足，不可能容許有職有專司的分門別類的常設的固守崗位的文學觀察員。我們只好以「研究」取代「觀察」，以研究的方法去蒐集新史料，科學性的差異也就難免。「年鑑」欠缺記錄性的特質，恐怕是編製學術化的重大路障。

2003年台灣文學年鑑編製的過程裡，我們聽到這樣的質疑聲音：「台灣文學年鑑」到底應該定位為「台灣的文學年鑑」，還是「台灣文學的年鑑」？問題似乎一下子又被推回最初的年鑑定位思維裡，台灣文學定義有待解決的紛爭。其實，年鑑的歷史定位特性，可以堅持它是客觀的歷史呈現的理念，只要是曾經實際發生的人、事、物，準確地把它記錄下來，就可以善盡年鑑編輯人的責任。我們負責記錄過去一年裡所有在台灣「產製」的文學事件、作品和文學相關「產品」，

我們不負責製造和生產「文學」。但狀似正大、正當有容的編輯態度，卻忽略了「年鑑」容量的限制。正如前述「年鑑」記錄面臨科學的精密度的考驗，非得足量、訓練有素的人員來擔任文學觀察員，則無能做到精確的道理相同，年鑑容量的限度，就逼得我們要有篩選、取捨。不同的是，我們不建議「年鑑」以擴張容量來解決紛爭，畢竟「年鑑」仍應具有鑑識作用，仍應負起鑑別什麼是重要的人、重要的事、重要出版品的挑選、衡量的責任。

三年來的「台灣文學年鑑」，我們願意以負責任的態度表示，我們負責編製的是「台灣文學的年鑑」，我們無力去兼顧在台灣的外國文學發展的情形。我想，這是一種比較性的問題，如果「年鑑」兼顧了在台灣的非台灣文學活動，可能模糊了年鑑編製提昇、推動台灣文學的主要目的，而成為徹底消極的文學記錄。雖然從年鑑編製的立場，台灣文學定義定位的紛爭是一種困擾，但仍然是必需面對的困擾。當然，三年來，我們並沒有以完全主觀的意識去封閉台灣文學的定義和範疇，我們從諸多台灣文學應該如何、如何的建

議中，試著擴張年鑑的包容度和容量。兒童文學、古典文學、大眾文學、比較文學，都是曾經被建議為兼容並蓄的對象，我們及時接受了部分的建議，有的在再三斟酌之後，仍然覺得礙難施行。譬如「大眾文學」，恐怕不只是量多、無法消化的問題，它本來就不是普遍通行的定義，真要把「大眾文學」列入年鑑，可能有蒐尋無門的困難，但並不保證，我們搜納的各類資料中，不包含某些人定義裡的「大眾文學」。至於「傳統文學」方面，可能和部分建議人士納入「古典文學」的見解，有定義上的出入，我們一向都不排斥，台灣傳統文學的研討會或舊漢語詩集的出版，從來就無意忽略。但無論如何，我們都感謝這些建言，給年鑑團隊集思廣益的機會。歷史編製的選裁，可能有無法避免的主觀，但我們仍然保持年鑑的資訊管道是開放又開闊的編製原則。

在編輯體例、作業程序方面，維持過去兩年的面貌，沒有太大的改變。但我們決定朝簡單、素樸、準確的原則修正記錄的形式，去呈現更貼近真實的歷史記錄。例如：「懷念人物」一欄，我們接受

建言，拿掉所有的形容詞，只保留作家的名字。「年鑑」在主觀上，當然是要記錄文學的大事。嚴格說來，2003年台灣文壇沒有發生驚天動地的大事，重大的爭議也沒有發生。其實，從另一個角度思考，文壇的平靜無波，並不是壞事。文學本來就是人類內在的、精神領域的活動，它無時無刻不在變化、成長。從文學作為一個民族內在靈魂總體表現的定義來看，一個民族內在總體的變化，無異於一場心靈的改革或革命，無不是在悄悄中進行，是靜默的革命。大聲喧嚷或喧騰一時的文學爭論，反而不保證能激動人心內在的變化。因此，「年鑑」的文學觀察，並不依事的熱鬧、被喧騰的程度來決定取捨，我們在乎的是哪些人的作為、哪些事、物的內容，在靜默中豐碩了整個台灣的心靈。

在「評論與報導」部分，我們觀察到，一座文學殿堂的建立，絕對不是少數的作家的努力就能撐住殿堂的大樑，在報導資深或優異的文學創作者獲得獎賞肯定的同時，我們也不可以忽略，必然也要有人從台灣文學教育上著手努力，為台灣文學的未來高瞻遠矚，培植新秀，為後繼有

人而付出心血。各地方政府的文化機構，以及民間有心人士奉獻金錢成立組織，或舉辦文學獎，或獎助從事文學作品出版，或推出有助於宣揚文學的活動，投入台灣文學研究，推動文學的國際交流，都一定程度地對台灣文學殿堂的建構、文學的影響力做出了貢獻。他們之中，不乏是積累了數十年、一輩子的努力，才在這裡得獎「開花」。也有的是剛開始起步，具備宏偉的企圖心，提供了台灣文學的願景，都是台灣文學一年來重要的事，值得年鑑將它們記錄下來。

2003年的台灣文學界最重大的事，是「國家台灣文學館」的「開館入厝」。它對於台灣文學具有重大的意義，它意謂著國家體制對台灣文學的認可。由於台灣社會極為特殊的情況，台灣文學的體制化是台灣文學界長期奮鬥的目標，台灣文學系的設立，台灣文學進入教科書，乃至台灣文學在官方公文書上的「正名」，都有一長串的奮鬥史頁。由國家設立台灣文學館，毫無疑問的，是台灣文學體制化最後的一道手續，也象徵台灣文學結束在自己的土地上漂泊。「國家台灣學館」的設

立，是經過六年的「籌備」，過程曲折數變，幾乎是在入厝的前一刻才定位定名的。甚至在各界歡喜開館、快樂入厝之際，又傳來半數預算遭立法院凍結，文學館設立條例草案排不上立法院的議程的負面消息。雖然行政院以「國家台灣文學館暫行組織規程」運作，但無可諱言，仍是台灣文學未解的隱憂。我們完全同意，文學不管政治的事，也堅持政治不要妨礙文學的發展。我們相信將文學當政爭的籌碼，受傷的是民族的靈魂。

雖然文學的發展，無論如何努力維護文學的純度，仍然得受外在環境的影響，政治因素就長期困惑台灣文學的正常發展。文學觀察不可能少去文學發展環境的影響，過去台灣文學界吃盡官設文學獎勵的苦頭，它往往是不同文學勢力角逐的結果，不一定代表可以廣獲人心的文學肯定。我們不以為現在已能做得更好，仍然報導它，是因為尊重存在的事實。我們認為政府可以在文學生產方面做得更多，獎掖更多，掛牌子、頒獎座的驗收少一點，不僅無妨，或許更好。民間設立的文學獎，則在不同的文學運動軌道上，展現文

學的價值和肯定。

在「懷念作家」的欄位裡，記錄的是年度內去世的作家。不論他或她們曾經在文學場域裡有過怎樣的爭逐，在他(她)們離開文學的隊伍時，留下紀念的文字，是對文學的敬重。過去，本欄基於人之常情，總是比較寬縱撰文者釋放個人的情感，只要不悖離事實的敘述，都充分尊重撰文者的自由發揮，但顯然已經構成年鑑編製過程裡，不夠客觀的自我檢查盲點。我們決定在這方面做些修正，完全避開「人情」，只保有資料性的「紀念」。這也是關懷年鑑編製的專家學者的建議。

「文學年鑑」的根本還是在作品。因此，除了在「出版品要目」裡，盡其完善地呈現一年來創作者與出版者共同成就的果實之外，「年鑑」嘗試從各種可能的不同的角度深入探究台灣文學的出版現狀。首先是「套書」的出版出現可喜的蓬勃現象。而且，除了《李魁賢譯詩集》和《陳千武詩全集》由地方政府文化機構出版外，《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選集》、「國家文藝獎文學類得主傳記」、《柏楊全集》、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(貳)》、新版

的《七等生全集》、《台灣原住民神話大系》、《巫永福全集》續篇的出版，都由民間的出版社扛起出版的重任。肯定對台灣文學是正面的鼓勵。有三份新的文學雜誌，在這個年度內相繼創刊，這在許多報紙紛紛關閉文學副刊，部分文學雜誌悄然撤退的時刻，無異給人文學的春天即將回來的溫暖感覺。生生不息的出版訊息，應該是文學最期待的信息。

年鑑的編成，有局外人難以想像的奇特現象，無論過程是多麼的風雲詭譎、波瀾壯闊，呈現在讀者面前時，都必需是平靜無波的素樸面貌。所有參與編製工作的成員，包括接受我們諮詢的具名與不肯具名的顧問、審查委員、編輯委員、撰稿者、主編、助理、攝影、校對，無可數計的投入，才共同完成一本「年鑑」，個人謹在這裡深深感謝他(她)們不惜辛勞的付出，讓台灣文學年鑑，更向前邁進了一步。